



长江畔，一座古要塞的新生

□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颖 郭钦

唐人陆龟蒙说：“山之险莫过于太行，水之险莫过于吕梁，合二险而为一，吾又闻乎马当。”

明代冯梦龙写《醒世恒言》，第40卷名曰《马当神风送滕王阁》。讲述年少的秀士王勃从金陵欲往九江，舟至马当，遇老叟坐于块石之上，助其清风一帆，一夜行水路七百里，次日抵达洪都，作《滕王阁序》，垂名后世。书中曰：“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福寿碑。”

马当山，位于彭泽县马当镇东北两公里处的长江南岸，因山形似奔马横枕江流得名。长江流经此处，江面骤然收窄，最窄处不及500米。

江中沙洲（今棉船镇）将江流分为左右两水道，左水道淤塞不通，右水道为主航道，紧贴山麓而过，水流湍急，形势峻峭。马当山与上游安徽省宿松县境内的小孤山隔江相望，成犄角之势。

其地势之险，与江苏江阴、湖北田家镇并称长江三大军事要塞，历代兵家必争，亦为彭泽最鲜明的地理标识。

1930年10月，周建屏率红十军先攻下彭泽县城，随后占领马当炮台，达到了“切断长江交通”的预期目的。

1937年冬，当时的江西省江防委员会调集9个县的民工，在马当山修筑和加固防御工事。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日军进犯马当，6月26日中午，马当失守。

1940年10月，马当短暂收复。

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一〇九团成功渡过长江，登上了彭泽县八宝洲，16时，攻占马当要塞。4月22日黎明，解放了彭泽县城。因而，这里被誉为“江西解放第一渡”。

1987年，马当炮台遗址成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15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目前，筹建中的马当要塞文化园，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节点之一进行打造。

6月17日，记者在棉船镇“江西解放第一渡”现场看到，苇草间成片成片的白色蝴蝶翩跹，野鸡和鹭鸟嬉戏在夏日光秃秃的滩头与沙地，147艘1:1还原渡江战役场景的木船已经安置到位。

而在江对岸的马当要塞文化园现场，游客服务中心、马当要塞文化展示馆、研学基地及道路、停车场、强弱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已大致完工，马当炮台遗址本体的修复已近尾声，地质灾害治理已全面完成，跨江高压线迁移也正在有序推进中，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与呈现，均围绕在马当山周围。

“抗战精神、红色革命文化以及中国火炮文化的全面拓展和延伸，是马当要塞文化园项目最着力呈现的精神文化内核。”在现场，彭泽县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组将中国历史上从先秦抛石机到九三阅兵的东风-5C、东风-61做了全面梳理，列出了共348种火炮类型。

“我们对马当要塞文化园的期待是空间可用、情感可继、文化可传、时代可续。目前，我们正在申报省级国防教育基地，并为中国火炮文化园的建设做前期规划，相信群众和军事爱好者一定可以在这里收获强烈的情感激荡。”彭泽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戴东晓说。

江水东去，石壁无言。曾经的天险与要冲，正在成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版图上一处可供触摸、可被感知的精神坐标。

中式审美是怎么回到日常生活的？

□ 叶海波

1 客厅藏山水：把东方审美安放进家常

漫步南昌街头，一袭袭汉服、一项顶珠翠已成为今日豫章一景。从滕王阁到大士院，再到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移步换景之间，身穿汉服、手握团扇的游客往来不断。她们衣袂飘飘，环佩叮当，行走在碧瓦朱檐下，成为景区最灵动的风景。而在滕王阁附近的榕门路、叠山路、半步街等路段，近50家汉服体验馆聚集，颇有汉服一条街的气势。

从小众奇景到日常风景，这一转变背后，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服饰文化的自信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让承载着华夏千年文化与审美的汉服出圈，中式审美从传统符号元素的简单拼接到中华美学和传统文化内核不断回归并延伸。

近年来，“新中式刺绣穿搭”“为什么年轻人都喜欢新中式”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新中式”风格悄然兴起，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年群体所喜爱的审美表达与生活方式。何谓“新中式”？最早源于对中式现代服饰穿搭的风格形容，用以描述将中国传统元素与当下审美潮流相结合的服装，后逐渐拓展至家居、美妆、餐饮等多个领域，成为一种返本开新的审美生活方式。

“新中式”的关键在“新”，要契合现代文明生活；核心是“中”，要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结果是“式”，要有中国特色。“新中式”作为一种以今释古的典范，是立足现代社会需求，基于传统文化资源，开创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中式生活美学。它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表达，满足了当代中国人的日常审美需求，彰显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取向与文化气质，也由此成了一种新的时尚风潮。

当然，“新中式美学”也不是一种和日常生活脱节的新时尚风潮，用什么生活化的词语来解释它呢？不妨从去年年底延续到今年三月份才结束的“山谷雅集——黄庭坚诞辰980周年特展”说起。这个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故宫博物院联手打造的年度大展吸引了来自全国的观展者，其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特意为一个展览赴一座城。

这个特展从展览空间到展品，都让人感受到一种慢下来的力量，这是宋式美学的力量，而这正是今天“新中式美学”重要的传播源头之一。很多看过特展的年轻人说，专业人士眼中的简洁、雅致、深邃的宋式美学，在他们眼里就是这么几个生活化的词：舒服、干净、耐看。

这几个词，几乎可以视作当下中式审美回潮的关键词。它不是热闹，不是符号堆砌的国风，也不是把传统当成打卡背景板的消费品；它更像一种生活方式和心境的回归：愿意在留白里停留，愿意把“简单粗暴”的符号刺激，变成长时间的相处。

那些沉浸于黄庭坚特展中的观众，他们对于宋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与审美理想的回望，也不能简单定义为复古或怀旧，而更像一种现实选择。在信息高度碎片化的当下，观众并不缺乏兴奋点，而是缺乏安放注意力的场所。“新中式美学”以其克制、含蓄和重心境的特质，恰好回应了这一现实需求。



南昌街头随处可见的汉服及传统文化元素。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李 劭 摄

如果说展览空间的变化，是中式美学回归公共空间的信号，那么家庭装修中“新中式”“宋式美学”的兴起，则意味着这种审美正在进入更私密、也更长期的生活场域。与展览不同，居住空间无法靠短暂的好看取胜，它要求一种能够被日复一日接受、始终成立的审美取向。

近两年，社交平台上常见的家装热词里，“中古风”“宋式美学”“新中式”频频出现。一批设计师把宋代审美提炼成一套可以落地的空间语言：比例克制、材质真实、色彩低饱和、器物少而精，强调“空”“透”“静”。它摒弃了传统中式的厚重繁复，转而以疏朗、空灵的现代笔触勾勒东方神韵。天然木材的温润，与金属、玻璃的冷冽巧妙相契；一窗一框的借景，将时光与自然引入室内。

2 罗衣入街巷：汉服从出片走向日用

与室内空间的审美选择相互映照的，是公共空间里汉服热的持续升温。在江西，这股热潮既有景区的助推，也有年轻人的主动选择。

在滕王阁，汉服与飞檐斗拱天然相配。穿着精致汉服的年轻人站在“落霞与孤鹜齐飞”的黄昏里，当裙裾被风轻带起、衣袖在台阶上掠过，一切显得那么顺理成章。有人并不急着拍照，而是先在廊下走几圈，寻找一个与古建筑特别契合的角度。这当然是一种摄影技巧、一种出片手段，但也是一种文化意识：我想让自己看起来属于这里，属于这座楼和它身后的所有。

在江西省博物馆，穿汉服的观众也越来越多。他们往往会在青铜器、陶俑、画像砖前停留更久，问的问题也更细：纹样是什么时代的？衣冠制度如何变化？当讲解员用专业术语解释时，他们拿出手机记录。有汉服爱好者说，穿着汉服进博物馆，会将自己当成历史链条的一环，而不是匆匆路过的游客。

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汉服与考古现场相遇，又形成另一种微妙的张力：遗址是坚硬的、证据性的，汉服是柔软的、想象性的。其实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完全知道“我穿的不是汉代真实服装，但我穿它，是想用一种‘靠近历史’的方式站在现场，追寻过去”。这种态度被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同。爱上汉服、爱上传统文化的原因是穿汉服更像一种表达

3 文脉自有光：江西何以成为“新中式美学”高地之一

近年来，“新中式”成为文化与生活美学的热词，从服饰妆造到建筑空间，从文创产品到城市更新，处处可见传统元素与当代审美的交融共生。而在这股风潮中，江西凭借其深厚的文化积淀，逐渐成为外界公认的“新中式审美”高地之一。这并非偶然，而是源于这片土地千年文脉的自然外溢。

江西自古便是文章节义之邦，理学渊源之地。陶渊明归隐田园的洒脱、朱熹格物致知的严谨、八大山人笔墨间的孤傲清逸……这些精神气质共同塑造了江西审美中那份内敛、含蓄又不失风骨的独特调性，这恰恰与“新中式”所追求的“清雅含蓄、东方意境”高度契合。

而从汉代海昏侯国的文明遗存，到宋代文人的精神气象；从白鹿洞书院的弦歌不辍，到赣鄱大地上延续至今的诗书传统，形成了一种以学问、书写与精神修养为核心的文化结构。书院传统的绵延，使知识与审美长期处于同一系统之中；文人群体的持续存在，则让审美不依赖宫廷趣味，而更贴

近日常生活的尺度。传统在这里，总是被不断解释、重组，并再度融入现实生活。另外一点重要的是，江西拥有支撑“新中式美学”落地的物质载体。景德镇千年瓷都的青花、粉彩工艺，为当代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色彩与纹样灵感；庐山、三清山的山水形制，影响着园林与建筑的空间美学；赣派建筑中马头墙、天井、雕花门窗的形制语言，也成为新中式建筑设计师反复借鉴的范本。可以说，江西不仅有文脉的精神内核，更有工艺的物质支撑，二者结合，使江西的传统美学具备了向当代转化的天然优势。

文脉自有光，无需刻意雕琢，便能照亮当下。江西之所以能成为“新中式审美”的高地，正在于它没有把传统当作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让千年文脉持续参与当代生活的塑造——从一砖一瓦到一器一物，从山水意境到生活方式，传统始终在场，且始终鲜活。这种活态传承，或许正是江西给予“新中式

看重美学意义与文化价值。传统文化不再只是被观看的对象，而成为表达自我态度的新方式。

因此，“新中式美学”不只是“抄作业”的风格模板，它高度依赖居住者自身的审美判断：什么该留下，什么应当舍弃；什么是“刚好”，什么又是“过度”。这种判断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实践。它让居住者不再只是风格的消费者，而成为空间气质的共同塑造者。从这个意义上看，新中式进入家庭装修，并不是一次简单的风格替换，而是一种生活观的显现。当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用克制、留白与天然材质来组织日常生活，中式美学也就不再停留在展厅或景区，而真正成为可以被消费、被日日相处的经验。

或者宣言，表达的是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以及想和历史传统在当下产生关联的强烈渴望。

到了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汉服更贴近日常化。有人穿着汉服买奶茶、逛文创店、在街口等朋友。传统服饰在这里不再仅仅是出片工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你甚至会看到一些“新中式”混搭：汉服外披休闲外套，脚上是运动鞋。它有点突兀，却是年轻人真实的混搭style（风格）。或许“山谷雅集”里展示的那种雅致生活今天很难被完整复原，可至少人们还能穿上汉服，在古老的街巷里轻松地写意地走一走，想象宋人的“Citywalk”（城市漫步）和今天到底有什么不同。

美学”风潮最深刻的启示：真正的东方美学，不单单是怀旧复古，而是文化基因在时代土壤中的自然生长。

那些穿着汉服在豫章街头行走的年轻人用行动告诉我们，“新中式”审美回归并不需要用口号来证明。它会发生在在一个观众走进展厅时放慢的脚步里，发生在在一个家庭选择原木与留白的客厅里，发生在年轻人穿着汉服走进博物馆时的兴奋里……这些看似分散的画面，实际上共同指向同一件事：传统正在回到生活，文化正在变得可亲，中国美正在以新的方式被看见。

从黄庭坚的庭院到写意水墨，从旗袍、中山装到马面裙，“新中式美学”使人们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融入日常生活。追捧那些空空的留白，赞美那些透着淡雅宁静的瓷器或书画，那是中国人最深的文化底色，也是对中华文化的内在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将“新中式美学”看作文化自信的一次“寻根之旅”。